

“LIVING WITH LIGHT”
ELLE DECORATION; ARR 2022



在曲江艺术博物馆的扩建项目里，如恩设计研究室不仅实现了扩建所需的文化与商业功能，也通过材料和形式语言呈现城市肌理和社会历史的具象缩影。碗状的镂空圆形剧场展现了开放与包容，同时借助光形成丰富的感官体验。



TOPIC 关注

经过 20 年的计划筹备以及三年的设计改造，安藤忠雄再一次通过巴黎证券交易所皮诺收藏馆 (Bourse de Commerce Pinault Collection) 展现了对光的驾驭，缔造出无与伦比的空间体验。当光线透过交易所的玻璃圆顶投射在古董壁画上时，壮丽细腻的光影让人想起了罗马万神庙。这座始建于公元前 27 年的古建筑，不仅给 24 岁的安藤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是启发了这位来自东方的建筑师，在日式的含蓄柔光中发展出独属于自己的光之语言。

无独有偶，古代建筑的纪念性和对称的几何构成，同样影响了路易斯·康，1972 年建成的金贝儿依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会用光的美术馆之一。光以不同的分身空间里现形，在混凝土立柱、薄壳形拱顶结构、玻璃节点、露天庭院和景观池中展现不同的身姿，将诗意刻入时空流转中。建筑师深知如何通过设计，打造一座光的容器——真实的材料、精心设计的空间序列以及充满巧思的节点无疑是最好的保证。就像如恩设计在曲江美术馆的扩建中所采用的红洞石，光线穿过间隔排列的菱形立面单元，留下强烈的明暗变化和斑驳光影，强调了这座“城市纪念建筑物”。

如果说设计建筑便是设计光，那么承载不同功能类型的建筑必然有着截然不同的诉求。在纪念性上，光几乎从不缺席，教堂和庙宇的光充满仪式感，借助几何构造和色彩运用达到极致，柯布西耶的拉图雷特修道院和安藤忠雄的教堂三部曲、水御堂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强调公共性的美术馆不仅对光有着严苛的要求，更潜藏设计师本人的逻辑语言和表达意图。奥斯陆 ARoS 艺术博物馆与 Olafur Eliasson 和 James Turrell 这两位以



1. 曲江艺术博物馆扩建部分为悬浮于基座功能体块之上的户外圆形剧场，纯粹的几何构成凸显建筑的纪念性。光线可以照射到下庭院。2. 立面采用红洞石材料，菱形单元体间隔排列，为室内提供更为戏剧性的光影效果。

光著称的艺术家合作，打破传统桎梏，以全新视角阐释光与空间感知的关系。前者的永久艺术装置《你的彩虹全景》让公众通过彩虹色的光谱看到城市，把人和空间定位联系在一起。这个盘踞在美术馆屋顶的圆环不带有任何目的性，观众可以毫无压力地身处其中，四处走动，独处或聚合，制造噪音或者陷入安静，它的绝对开放性和彩虹色光影变化交织在一起，形成独一无二的体验和记忆。正在施工的 James Turrell 的《下一阶段》则是一个永久的半地下展厅，如同他在罗登火山口打造的 Roden Crater，构建一个以光为主题的展馆，让观众近距离理解光的力量。

光无疑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是塑造空间的绝佳“材料”。当人们开始热议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和弗兰克盖里标志性的波浪金属板所带来的光污染问题时，建筑师开始更为谨慎地对待，如何最大程度发挥光的功能属性，避免毫无克制地全景式取景，成为思考的重点。迹·建筑事务所在四川德阳设计的青衣江路小学校是一所饱含想象、自由的学校，如同一座去中心化的小型城市，充满活力和交集。有别于传统叠加的教室和侧面采光，抬高后位于二层的教室可以采用屋顶采光。针对不同年级段，建筑师设计出六种屋顶类型，创造出不同氛围的空间环境，从轻松活泼到紧张严肃，回应不同的学习方式特点，光以多元的形式进入日常，潜移默化地熏陶孩子的想象力，形态各异的屋顶同时形成了童话中的聚落场景。在湖北黄冈的“泊心域”，先进建筑实验室打造的荒野之家同样充满对光的取舍有度。作为个个世界自然共建计划的一部分，荒野之家摆脱了传统居住空间的布局框架，聚焦居住行为和环境的的关系。无论是材料的选择，流线的设计还是压低的屋檐、克制的开窗，都将日常起居和环境紧密相连，贯彻自然建造和可持续的绿色理念。

内与外，日与夜，在光影变化的时空里，人造光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不仅因为它的可控和精准，也得益于科技的升级和迭代。无论是在古迹修复还是大规模使用的现代建筑照明，人造光的介入都必不可少，甚至成为设计的重点。

